

城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

禹佳景

西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3年1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3年1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3年2月16日

摘要

嵌入式养老服务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为应对中国社会深度老龄化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当前, 由于传统的养老模式成本高、受众面窄、服务水平存在差异等因素, 中国社会养老服务面临严峻的考验。本文通过介绍中国社会养老问题所受到的严峻挑战从而引出嵌入式养老新模式的独特优势, 其后对成都市嵌入式养老试点项目的典型社区发展概况进行介绍, 最后通过对成都市嵌入式项目创新服务的总结提出具有普适性的发展经验以求更好地推进新模式的发展。

关键词

“嵌入式”养老, 养老服务模式, 成都市

Research on the “Embedded”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 in Urban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Jiaying Y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an. 15th, 2023; accepted: Jan. 29th, 2023; published: Feb. 16th, 2023

Abstract

Embedded pension service, as an emerging pension model, provides a new way to deal with the deep aging of Chinese society. At present, due to the traditional pension model of high cost, narrow audience, service level differences and other factors, China's social pension services are facing a severe tes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evere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s social pension problems,

thus leading to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 new model of embedded pension, and then introduces the typi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overview of the pilot project of embedded pension in Chengdu. Finally, through the summary of the innovative service of embedded project in Chengdu, it puts forward the univers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model.

Keywords

“Embedded” Pension, Old-Age Service Mode, Chengdu City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全球诸多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目前中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且伴随有规模大、程度深、变化快等特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末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 2.67 亿，占全国总人数的 18.9%。其中 65 岁及以上的老人更是达到了 2 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14.2%。根据国家统计局预测，国内老龄人口占比将在 2033 年左右超过 20%，并开始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且之后将持续增长升至 2060 年的 35% [1]。基于此趋势，我国养老问题在当下及未来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完善，我国养老模式已基本形成有传统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等构成的服务模式，这些服务模式尽管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养老领域面临的困境，但从长远来看，养老服务的需求问题急需更有优势的组合模式来进行革新。传统的家庭养老主要是由家庭成员来负责老人的日常起居生活，具有社会养老成本低等优势，但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家庭养老已经逐渐显露出许多弊端，机构和社区居家养老逐渐代替传统家庭养老成为主流。与居家养老相比，机构养老存在离家远、收费标准层次不齐、受众范围小等问题，且中国人往往受古代传统孝悌观念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机构养老的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指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专业化服务机构为载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参与，非政府组织实体承办的运作方式，采取上门日托或邻里互助等服务方式，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以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心理慰藉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 [2]。社区居家养老集中了传统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势，开创了“离家不离亲，离家不离社区”的新型养老模式，进而受到社区内居民的欢迎。但社区居家养老也存在明显局限，比如服务水平存在差异、服务人员专业性短缺，供需错位等问题。而“嵌入式”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则很好地弥补了上述养老模式的不足，为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正是在养老模式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目前在中国还处于初始阶段且主要实践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社区。

2.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简介

嵌入式养老模式是不同于以往几种服务模式的新探索，最早的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在上海市率先试点成功，如今在其它一些地区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关于嵌入式养老的概念界定近几年不同的学者存在一些分歧，认可度比较高的是胡宏伟(2015)提到“社区嵌入式养老是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两种模式上的补充和整合，即以社区为载体，资源嵌入，功能嵌入和多元的运作方式嵌入为理念，通过竞争机制在社区内嵌入一个市场化运营的养老方式，整合周边养老服务资源，为老年人就近养老提供专业化、个性

化、便利化的养老服务[3]。”社区嵌入式养老整合了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功能优势，在寻求融合的初衷里不乏也注重区分与其他模式功能边界。该模式下建立的养护中心被设立在社区，规模小效率高，运作成本相对较低且受众面广。通过各种资源的嵌入集中了各种力量就近办大事，养护中心能通过联系周围社区医院的资源为老人提供医养结合的便携服务，也可以针对服务对象的不同为老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除此之外也能吸引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养老的管理和服务当中。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在运营上一般采用政府主导或企业主导的模式，前者是指前期由政府出资对土地进行改造或重新建造，后期通过项目招标交付合适的社会企业进行运营管理的公建民营方式，社会企业独自运营且需自负盈亏；后者是指由企业负责投资建设运营该模式开办所需的各类资源，譬如闲置土地、人力、设施、资金等，政府不直接参与进来但会给予适当的补贴和奖励。在服务的人群和内容上，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辐射的人群较广因而不局限于所在的半封闭社区，附近小区的老人都可以享受在“家门口养老”，嵌入式机构聚焦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等有刚性需求的老年人，服务内容为其提供医疗服务、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助餐助浴等基本需求，此外可以通过享受嵌入式带来的功能优势和适配设施延伸目前拥有的养老服务。

社区嵌入式养老必将会成为未来养老行业的新兴力量。从宏观上来看，国家开始逐步重视嵌入式的养老模式并出台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工作指引》，其后各城市各地区纷纷响应政策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予以推进，比如《上海市深化养老服务实施(2019~2022年)》要求将嵌入式养老作为上海超大型城市的养老服务模式首选。从微观上需要注意的方案是社区的嵌入式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不能直接混为一谈，社区居家养老更多提供的是日间照料服务，而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不仅能提供日托全托还可以根据需要提供入户养老服务，能够丰富社区居家养老的内涵并且具有辐射受众范围的能力。最后，嵌入式养老模式的提出并不是对以往养老模式的全盘否定或是取而代之，而是作为纽带更好地去连接以往的服务模式使得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价值。

3.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优势

3.1. 小规模开办，效率高，成本低

传统的机构养老选址成本高，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养老机构常常因为床位的问题造成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出现恰好缓解了老人“郊区不愿去，城区去不起”的现实困境。嵌入式养老模式下的养护中心一般设在社区内部，通常是靠社区内的闲置土地或居民的闲置房屋建造或改建而成的。此模式下的养护中心能够充分利用社区闲置资源，不会过度强调区位优势，且由于布点容易形成小规模的优势。从推广方面来看，小规模优势下的养护中心可复制性和推广效果更加且更容易复制成功。此模式能够与周边的社区医院、街道等进行资源信息共享，通过周边资源的嵌入能够更好的发挥资源整合的优势从而降低了运营成本，另外由于社会资本的参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政府投入，减轻政府资金投入的压力。

3.2. 服务针对性强，功能齐全，能够满足个性化需求

嵌入式养老服务对象是居住在社区内或周围社区的老人，服务对象看似较为确定且单一，但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具体需求还需要对其进行明确的细分来为之提供更合适的服务。嵌入式养老能够为健康居家的老人提供上门监测和照顾服务，为高龄、自理或半自理的老人提供日托、全托或专业化入户服务。另外还能为病后初愈的老人提供专业的短期的康复住养服务。除了能够根据老人的不同健康状况选择针对性服务的同时，老人们还能享受功能齐全带来的多元化服务。养护中心在各个方面配有专业的服务人员。在健康监测方面有专业的医生护士定期为老人进行身体健康方面的检查，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并且

帮助老人身体更好的恢复。在娱乐生活方面有专业的服务人员带领老人参与集体的娱乐活动中，并对有需要的老人开设培训班教授一些与时俱进的知识方便老人融入当今社会。在日常饮食方面也有专业的营养师根据老人的具体情况搭配三餐饮食。另外还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提供譬如心理慰藉、社交文化、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服务，尽可能地使辖区内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

3.3. “家门口养老”的地缘优势，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由于人口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很多不能完全自理的老人不得被子女送去机构或者居家请保姆来照顾老人的日常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有悖于与传统的思想观念。我国素有安土重迁的传统养老观念，外加上孝顺父母的传统孝悌观都使得嵌入式养老更加顺应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嵌入式养老的养护中心设立在社区内，满足了老人原居安养的养老观念，另外这种“就近养老”的模式也是在保证亲情陪伴的前提下让老人在熟悉的生活环境原居安养。老年人在晚年的日子里更多的是希望子女能够经常陪伴在左右，但现代社会子女往往因为忙于生活和工作很难做到经常伴在老人左右。嵌入式养老所提倡的就近养老可以方便子女的日常探望和陪伴，有些能够完全自理的健康老人甚至可以居家养老，这些都有利于满足老人的情感需求，有利于维系家庭的功能。

3.4. 适度社会化能够缓解老年人因社会角色的转变而带来的心理落差

老年人在角色的转变上面临着个体和社会两方面角色的转变。首先从职业角色转入闲暇角色来看，老年人退休后一般就退出了劳动力舞台，即使有少数人仍在谋职，但总体来说大部分老年人在生活中还属于闲暇角色，因而很容易产生老无所用的消极情绪。另外老年人在之前一般是家庭的主体角色且是独立个体，但在退休后由于身体等其他的原因使得老年人从主体变为家庭的依赖角色，大都开始接受并依赖子女的赡养。这些转变尽管是必经之路，但角色转换或多或少会对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不适感，甚至会对自己的晚年生活持有严重的悲观态度。在此背景下，嵌入式养老所拥有的专业心理医生能够发挥直接或间接的调适作用。比如心理医生主动的发现老人所具有的心理问题并给予及时的干预或者存在心理障碍的老人主动的去寻求养护中心专业人员的帮助。除此之外养护中心会定期举办心理健康活动为老人提供心理方面的援助。另一方面，传统家庭养老和居家养老由于其社会化不够，很难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机构养老又过度社会化，难以满足老人的家庭情感需要[4]。嵌入式养老它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嵌入社区各种养老资源，在不脱离老人熟悉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背景下原居安养因而属于适度社会化，老人们能够在社区内的养护中心与同龄人结交朋友，在嵌入式社区的人际交际圈内进行广泛的社交娱乐活动来弥补老年人角色转变的心理落差。

3.5. 资源整合度高，多元主体运营效率高

嵌入式养老的关键在于“嵌入”两个字。即把设施、服务以及老年人自身嵌入到社区当中。嵌入式养老与其他传统养老模式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将各种资源嵌入到社区中，并且充分利用资源来服务好满足好区域内有养老需求的老年人。除了养护中心的开设能够充分利用社区或居民闲置房屋以外，社区内部和周边的生活设施也可以为养护中心所用，比如健身器材、便民市场、社区医院等设施都能够极大的降低养老成本，同时市场化的运营还可以使家庭、社区、政府和社会力量紧密的结合起来，分别将所拥有的资源整合起来发挥优势最大化。另外嵌入式养老的运营的方式打破了由政府独自参与的尴尬局面而更多的要求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嵌入式养老的运营方式一般分为两大类：政府主导并以财政补贴作为养护中心的资金来源，其他社会力量合作参与管理和协调，由社区对中心的人力、设施和其他资源进行负责和协调。此种运营模式下社区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对区域内各种要素的熟悉程度且能灵活的调动区域内的资源优势以期更好的服务于中心；另一种由养老企业负责主要运营，政府和社区参与协调和配合

工作,其他社会力量灵活参与。此种运营方式下养老企业的选择一般是靠政府公开招标、企业竞争胜出的规则选出优质的养老企业进行运营。由于招标的优先级和公开性,负责运营的养老企业一般具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口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往往能够对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服务内容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员工的考核标准等质量上的问题起到一定的有力保障。

4. 成都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发展概况

4.1. 发展背景

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四川省65岁及以上数量人口占比达到17%,其数据比第六次老年人口占比上升了6%左右,老龄化现象比其他地区相对更严重。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其老龄化现象也不容乐观。根据《成都市2021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成都市户籍人口1556.18万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320.80万人,占户籍总人数的20.61%,由此已经是标准的深度老龄化的社会阶段[5]。另外由于成都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空巢、独居、高龄,特殊老人不仅抚养比直线攀升并且这些人群面临的养老健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的功能,严峻的老龄化现象催生着更为适合的养老模式的出现。2019年成都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深化养老服务综合改革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及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老年人助餐服务体系、困难老人家庭适老化改造3个配套实施方案。该方案当中明确指出要深入推进嵌入式养老,构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和扩展养老服务领域[6]。嵌入式养老使得机构养老服务范围从机构延伸到社区,服务对象从自理半自理老人扩大到区域所有老人并且服务方式可提供社区住养和专业化入户服务。随着政策的逐步推进,成都市各区也在积极试点和落实嵌入式养老模式,以下将选取部分典型的社区探索它们的发展情况。

4.2. 成都市双流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

双流区一直都很关注养老事业的发展,谋求区内民生事业惠及所有群众。双流区根据政策文件和区内发展的实际情况在2020年就开始试点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并在全区内东升街道双桂社区、九江街道马家寺社区、黄水镇南柳社区嵌入式养老示范项目。东升街道双桂社区嵌入式养老示范项目主要注重将长期照护功能和康复理疗功能嵌入养护中心;九江街道马家寺社区嵌入式养老示范项目首创将中医理疗康复功能嵌入到社区养护中心内;黄水镇楠柳社区嵌入式养老示范项目则着重对日间看护服务、居家护理服务、疾病康复服务等功能嵌入社区。除此之外双流区提出在2021年完成2个嵌入式社区养老项目建设。

2021年6月双流区打造的“长者乐园”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项目正式在丰乐社区东升街道对外开放。丰乐社区的白河左岸小区居民成分复杂且老年人居多,居民大都是通过搬迁安置房项目居住在此,如何让居民更好地融入和参与到社区的治理过程中来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丰乐社区的“长者乐园”以党建为引领,采取社区治理和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打造的,空间占地500m²,活动设施功能齐全,社区内是集运动建设、休闲交友、文化交友、康养医疗于一体的活动阵地,长者乐园经常会为老年人组织一些喜闻乐见的活动,截至目前在康养中心注册的老人已经超过了百人,另外“长者乐园”注重为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高品质的生活,社区利用楼栋之间的闲置土地打造盆景园,修建凉亭,邀请社区老年人来种植花草,美化环境。在养老服务方面主要包括有助餐助浴、康养理疗、休闲娱乐等多种服务。长者乐园以“乐享+”为主要特色的健康养老服务模式深受其辖区内老年人的充分认可,下一步丰乐社区的工作集中在如何为康养中心的老人们提供“私人定制”服务和如何为社区内其他符合条件的小区也落地此类养老项目。

4.3. 成都市成华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

成华区在试点过程中积极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成华模式，并受到居民的一致好评。据了解，成华区围绕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建设，启动嵌入式养老机构建设试点工作，并将获批的4个试点项目将养老服务延伸嵌入到小区院落内和居民家中。

成华嵌入式养老模式中注重多元主体的参与，有效利用社区内闲置资源开办养老中心。成华区培华路社区嵌入式养老采用的是“民办+公助”的运营方式，政府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的同时引入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建设和运营中来。另外通过改造社区内闲置房屋打造成华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节省了建设的成本和资源的利用率；注重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且服务项目种类齐全。养老中心目前设置有全托、日托、居家上门等养老服务项目，并且有专门的医疗卫生服务为老人提供专业化的健康服务，内容涉及医疗护理、康复治疗、营养搭配等照料项目。另外能有针对的根据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使其根据中心分区分别居住于健康自理区、失能和半失能区、失智专区等专属服务空间，除此之外养老护理方面也对不同的人群提供特殊的康养方法；医养结合破解看病难题。自机构运营以来与就近多家医院建立起“医养联盟”，养老机构能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定期巡诊和转诊机制，这能够最大限度地为老人的健康提供安全的保障。接下来成华区养老的工作将继续推出多主体参与与多元服务并举的嵌入式养老模式发展养老的事业，让更多的老年人实现“家门口养老”的愿望。

4.4. 成都市金牛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

金牛区属于成都的老城区，且一直是老成都人眼中适合居住的地方。近几年金牛区通过整合社区、机构、居家各类资源，从政策、资金、场地等方面大力发展嵌入式养老，在逐步的探索中力求形成一套独特的“金牛”模式。金牛区努力培育市场，大力发展中心城区养老服务工作。全区积极引入信息化养老服务，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加入到全区养老工作中来，推动医养结合发展、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使得区域内老年人的养老生活质量和满意度大大提升。另外为了减轻养老机构床位紧缺的现象，全区将由政府财政补贴来大大减轻机构养老的压力；全区积极打造金牛养老服务品牌，朝向系统性养老布局发展。哺恩养老城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是在2017年建立于金牛区永陵路，现已走上了品牌化、连锁化发展的道路，该品牌旨在用本土化的品牌理念来服务更多的城市社区养老人群；智慧化功能助推嵌入式养老模式发挥作用。

荷花池长者智慧服务中心使成都市金牛区为深化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重点打造的枢纽型养老综合体。智慧服务中心以智慧、健康、品质定义养老服务，提供“适老化”定制服务。服务中心不仅提供全托、日托等服务，还依托现今的智能化系统为辖区内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比如在老人家门口安装门磁感应器、家中安装红外线传感器、房间里安装紧急按钮等适老化配件保障独居老人的生命安全；“沉浸式养老”注重养老生活品质，服务综合体打造嵌入式养老枢纽。服务中心软硬件设施齐全，大厅内书桌室可供老人们学习书法修身养性，智慧显示屏实时监测老人身体状况，各种养老功能室随时向老人敞开。除此之外，金牛区还专门建立了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为了使全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该中心为科学化、标准化的指导养老服务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持。下一步金牛区将重点发展区级智慧化服务平台，力求开发更多实用的板块助推养老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4.5. 成都市高新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

高新区为了更好的应对辖区老龄化问题，结合本区实际积极探索社区养老发展的新模式。高新区在2019年启动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试点工作，制定了特色的院落“窝窝计划”，旨在按照“政府牵一点、企业出一点、老人掏一点”的原则组织有需求的老人及家庭共同营建一个嵌入式院落的养老服务点，首次在芳草街街道试点嵌入式互助养老项目。

多方联动构筑互助养老新模式。“窝窝计划”是指将由需求的老人及家庭组织起来并嵌入一个专业的、小规模院落养老点，用最接地气的养老方式为老人提供专业、方便的互助养老模式。该模式下利用院落闲置房屋建设养老点，通过政府、社会组织、老人、家庭四方的联动发挥各方优势满足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需求；内部志愿者发挥互助精神，个性化服务满足需求。院落内服务点对高龄独居、空巢、半自理老人提供日常基础性的康复护理、健康监测等服务项目，另外充分发挥健康老人志愿者的互助精神为嵌入式互助养老增添了更有温度的特色服务；利用互联网平台增值服务让家属更放心更安心。“窝窝计划”推出了“窝窝家属”服务，老人和家属可以登录平台选择譬如陪同就医、家政护理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并且可以在平台对服务的满意度和完成度进行评价与反馈从而全方位的为老人的养老提供极致的体验感。“窝窝计划”作为高新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试点中的工作计划自开展以来深受老人们的欢迎，下一步高新区在符合条件的区域内有望普及此种模式。

5. 成都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发展经验

5.1. 支持培育自有品牌，实现规模化经营方式

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一般以小规模优势受到居民们的欢迎。嵌入式养护中心虽然是小规模经营，但同样需要具备齐全的养老设备、专业服务人员、适老化设备等配套人员及设施，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几乎与一个专业大型养老机构相当[7]。另外养老行业作为一个微利行业更多是秉持普惠公益的视角去更好的服务养老需求的人群，如果只是一味的靠某个社区或企业经营区域内的养老中心，那么养护中心除了不能辐射更多的受众群体之外，很难使养护中心可持续运营下去。规模化经营是对管理方式的创新，因而在人力资源成本较高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规模化运营可以同时管理周边几个社区的养护中心，同时一个管理人员也可以监管周围几个养护中心的日常管理，可以大大缩减管理费用。另外规模化运营可以共享资源达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比如专业医护人员可以负责旗下网点社区老人的健康监测，一个智慧云平台能够同时实时管理几个网点的日常运营状况等。其次要在规模化运营的过程中注重培育自有品牌形成连锁效应。同时自有品牌连锁化经营的企业一般会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易在努力经营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口碑。此种发展路径不仅可以降低经营成本，而且还可以使得多方主体实现共赢[8]。

5.2. 完善专业志愿者用人机制，提升服务效能

人力资源可以说是当今和未来社会最稀缺最贵的资源，因而如何将人力资源最有效的运用到专业化的服务中是重大的问题。如今我国志愿者注册和参与的人数已经越来越多，各类志愿组织和志愿协会也积极的投身于各大活动的服务中去。养护中心应完善志愿者的招募和激励机制。在选人方面应根据志愿者的专业程度进行筛选，另外在用人过程前和过程中要对志愿者专业知识方面进行培训和考核从而能够为养老服务提供更好的辅助功能。除此之外要对愿意参与到社区养护中心的志愿者给予物质以及精神上的激励和认可，力求吸引更多志愿者加入到养老服务事业中并且能够成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人员当中的有力后备军。

5.3. 以需定供，要让“床位跟着老人走”

传统的养老模式在床位数量上一般是根据自己要开设的范围和经营的目的去设定的，其实质大都是“以供定需”，这种方式很容易造成床位过剩或床位不足的尴尬局面。嵌入式养老养护中心在成立前和过程中要精准对接各类养老人群，比如政府兜底保障老人、重点需要关怀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以及半自理老人等数量，另外嵌入式养老模式的构建要创新政府养老服务供给领域中的理念，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区域内老年人口的具体情况提供床位和相应的服务，要真正能够实现“床位跟着老人走”的养老服务体系[9]。

5.4. 嵌入式养老模式需积极与互联网紧密结合

智慧社区现在被广泛适用于许多较发达地区的社区治理之中，智慧社区提倡发挥互联网的便捷和智能服务更好的参与到社区的日常治理之中。智慧养老也是典型的利用互联网来提升养老服务效能的模式，智慧养老是指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为社区建立大数据云平台助力社区养老方面的治理，为社区养老提供高效、便捷、低成本和智慧化服务。嵌入式养老模式要强调智慧养老软硬件设施的应用。提供急救防护服务：依托指挥平台及呼叫中心、终端设备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紧急安全保障。安全防护服务：依托智慧平台和物联网技术为养护中心和居家老人提供例如智能床垫、烟雾报警等适老化安全设施。远程照顾服务：利用平台和相关智能化设备为居家独居、困难老人等老年群体提供远程看护和监测服务[10]。另外，智慧养老要广泛应用于医疗方面，利用智慧云平台等先进技术整合附近优质医疗资源，定期为中心内老人提供健康监测，并为需要康养的老人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力求高效的实现医养结合的智慧化嵌入式养老。

6. 结语

在人口深度老龄化的趋势面前，我国养老压力催生养老领域提出更新更适用的新模式。社区“嵌入式”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以其规模小、效率高，服务针对性强，功能齐全和地缘优势等优点很好的结合了家庭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种养老模式的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深度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问题。嵌入式养老模式在导入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一是目前该模式作为一种养老新理念仍处于起步状态因而认可度较低，专门对城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研究也较少，研究的内容相对较为同一；二是养老行业本身属于微利行业，嵌入式养老模式的特有属性使得机构投资回收期长、利润率也低；三是嵌入式模式的良好运行需要依赖一定的外部资源，资源的获取渠道不完备或出现断层都会直接影响该模式下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了更好地发挥嵌入式养老的优势，政府、社区、社会、个人等多方力量应积极参与且相互支持，大力培育品牌养老机构降低管理运营成本，完善专业人员的培训制度，提高服务人员的技能和水平。此外还需强调将智慧养老的科技元素嵌入到社区养老中，通过智慧理念和设备的运用助推嵌入式养老质量得到更好的提高。未来嵌入式养老模式作为应对城市深度老龄化的主要模式之一必将是一种养老新思路且能为养老服务行业提质增效。

参考文献

- [1] 人民网. 民政部: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 2.67 亿[EB/OL]. <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2/0901/c1008-32517241.html>, 2022-09-01.
- [2] 章晓懿, 刘帮成.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模型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3): 83-92.
- [3] 胡宏伟, 汪钰, 王晓俊, 张澜. “嵌入式”养老模式现状、评估与改进路径[J]. 社会保障研究, 2015(2): 10-17.
- [4] 章萍. 嵌入式养老: 上海养老服务模式创新研究[J]. 现代管理科学, 2016(6): 64-66.
- [5] 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告(第五号)[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81.html, 2021-05-11.
- [6] 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出台深化养老服务综合改革实施方案[EB/OL]. <https://www.sc.gov.cn/10462/10464/10465/10595/2019/1/15/c3fd99d452054013919388802742280d.shtml>, 2019-01-15.
- [7] 潘琳. 社区嵌入式智慧养老服务模式的创新研究——以安徽乐年长者之家为例[J]. 宿州学院学报, 2018, 33(3): 31-35.
- [8] 杨琳. 社区嵌入式养老发展难点及应对策略研究[J]. 市场周刊, 2020, 33(10): 181-185.
- [9] 闫洁. “嵌入式”养老让“床位跟着老人走”[N]. 中国社会报, 2022-04-20(001).
- [10] 赵禹, 陈柳云, 廖伟鑫. 社区嵌入式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探析——以深圳市福田区为例[J]. 市场周刊, 2021, 34(2): 186-188.